

荷花 (外二首)

嘿,那位看荷花的女子,请你走开  
你没有看见荷花已经枯萎了吗?

荷花从繁盛到枯萎  
只需要一炷香的时光  
烟起,烟灭  
荷花完成一生的涅槃  
像太阳的余晖在指缝间流泻  
最终空无一物

枯萎的荷花成为朴素的景致  
那些自诩骄傲的风箏  
在天空招摇着  
被牵引的滋味,与荷花的色调  
格格不入。沉寂的荷塘  
堆砌着无妄的梦想  
空洞的梦想,白痴般的梦想  
描绘一幅黑白分明的水墨画

嘿,那位看荷花的女子  
有人在桥上看你

如今,荷塘已无荷花  
只剩残枝败叶  
占据着江湖。这似乎不是轮回  
即使待到明年春天  
荷花从繁盛到枯萎的过程  
依然无法与桃花媲美

月光是醒着的

在柳枝上沾着抒情的诗句  
江岸的影儿,走进宋词的声音  
像海涛的吼嚷,一阵一阵的  
孤帆远游,归巢的雀鸟  
啁啾私语,密谋着温柔的航行

此刻,月光是醒着的  
照耀着柳枝,照耀着江岸  
照耀着巢穴里的雀鸟

然后,月光是醒着的  
窥视着巢穴里的雀鸟  
窥视着江岸,窥视着柳枝

这似乎是我们的生存写意  
在月光下,那些温暖的抒情  
掩盖着饥饿、战争、贫困  
掩盖着争端、仇恨、掠夺  
以及荒诞的不良嗜好

与那些巢穴里的雀鸟相比  
被饲养的鸽子显得多么脆弱  
即使翱翔的姿态  
也仿佛是在粉饰和平

月光是醒着的,犹如夜空之眼  
那些正在兴致上的风景

水涨,船高  
这不是自然现象  
一定有什么物件作梗

坐在船上,候鸟飞翔  
这群候鸟停留之后  
又将飞到哪里呢?

这群候鸟不管飞到哪里  
永远会袒露一副陶醉的样子

像那些正在兴致上的风景  
摆弄半瓶红彩  
涂描着西山的漫天云霞

我们假装不知所措  
然后,在茅屋里饮酒作乐  
听土罐摔破的声音

这显得很刺激  
一溜烟儿的尘埃妄图聚石成墙  
却始终散落如沙

人行横道摇晃不定  
向左走和向右走  
竟然都能到达理想的目的地

这时候,如果有萤火降落  
我们料想她与风景无关  
她点亮灯盏,或以燎原之势燃烧

片羽 (组诗)

诗歌

六月

首蓂花特别擅长紫色,而微型蓝蜻蜓  
则精通短暂。几米外的小河  
反复练习着清澈,以便娴熟地  
洗去我的双颊的土尘。  
紫色像微澜那样悦耳,而短暂像锦鸡  
那样将最长的尾翎也缩回了灌木丛。  
我特别擅长转动群山,你则精通蔚蓝。

四月

苦蕒菜开出了黄色花朵,  
泥胡菜则开出了紫色花朵。  
我们漫步于荒郊,逐渐填平了  
泥胡菜和苦蕒菜之间的深壑。  
两具微躯,又有何求?  
除了不在心外采摘一束紫色花朵,  
也不在心外采摘一束黄色花朵。  
而在这个小村庄的低空——  
一条高速公路,百折不挠伸入未知。

五里溪——致吕德安

鹿子再也不来这里饮水,小溪里的  
鱼儿也快要绝迹。自你建成这座  
山中别墅,北峰就向福州缓慢移动。  
你捡起了锯子,或柴刀,退入林间。  
肉桂,紫薇,腊梅,黄杨木,银杏,  
罗汉松……  
每棵树都乐于为你修枝,为我修枝。  
你引我坐上一块巨石,  
“正好忘了写诗。”  
不过半下午,青苔爬上了我的双臂。

恍惚

十六头亚洲象离开了西双版纳,  
向正北,走过了普洱,折而向东北,  
走过了墨江、元江和石屏,  
继而向正北,走过了峨山、玉溪和  
晋宁。巨腿移动,玉米倒伏。  
如果它们继续向前,就将横穿昆明  
靠近成都,折而向正东,就将  
途经我的五亩孤独,  
还将用鼻子大大咧咧地碰碰重庆。

杜甫

收网了。几十尾鲂鱼误闯了

养生学 (外五首)

蒲小林

关于养生的问题,养生专家应请教  
考古专家,只有他们知道那些陶片  
象牙和金铜玉器的长寿秘籍

我来到金沙遗址,沿着发掘坑下行  
三千年,竟发现这些器物的养生学  
原来如此简单:处于低处,安静,  
与泥土寸步不离

十二平方米悠闲——和胡亮兼致涪社诸友

六七个人,每人一平方米午后时光  
这已经足够,但我的茶房,确乎有  
十二平方米,让诸友在寒舍获得的  
悠闲,多出几个平方米,也让  
整个下午比此前宽阔了几个平方米  
这几个平方米应足够镌刻一棵树的  
绿意,临摹几朵云的天涯,甚至  
三两秒钟里程便可回到南宋与东晋  
但我知道,宽阔,有时不过是  
另一种狭窄,就算宽过所有人的心  
却未必容得下一个人的沉默

五彩缤纷路即景

银杏叶还泛着青,就被风晃落下来  
在空中又撞上斜阳,一天的好天气  
转眼就从东边,被撞到了西边

我试图用手捧住其中一片,或几片  
但手太慢,捧不住一棵树的青春  
只好眼睁睁看它们一片片掉成废墟  
当整条路都掉光后,遂宁的暮色  
也掉了一大截,那些次第的金桂  
女贞、小叶榕、红榿木和点式洋楼

绵州刺史杜济的餐桌。杜甫当场  
脱尽银鳞,永失波涛。  
时在公元七百六十二年八月。  
有多少鲂鱼就有多少  
途穷的汉语,有多少诗人就有多少  
怒放出血丝的鲙片。  
只有身外涪江不舍昼夜——  
绵州的下游就是梓州,  
梓州的下游就是遂州和合州。

求诸野

鹧鸪的叫声被一个山头分了岔,  
就像被甩到山腰的鱼尾巴。  
麻雀的叫声很圆,似乎要用滑轮  
放下一座天堂来。看看吧,  
这座天堂的建材如此普通——  
一条小河在转弯,一片草地齐茬茬,  
一块地毯小得刚好够宽,  
几杯红茶,几个皮蛋,一碟葵花籽,  
几句真心话,一个率性随意的下午  
蝉的叫声织补了构树与枫树  
因交叉而形成的各种不规则夹缝。  
哪里有什么亏本生意?  
我赚到的嫩黄和新绿  
足以把天堂铆接于任何一片水波。

老校区

手电筒撒开了——  
一株珍珠梅鱼跃而出,就像  
一个珍珠博览会突然开幕。  
若干松树环列四周,它们脱胎于  
那些空手而归的采购商。  
老教授已经熄灯,美女副教授  
则趁黑撒开了一身繁花。  
我却只能捡走一颗松果——  
它悄悄地变黑,  
就像装满了大数据的卫星回收仓。

交通

接下来,朋友,你开始吹奏  
印第安木笛。我很快听到了树状的  
南美洲和北美洲,听到了十只  
奥奈罗鸟——它们动身飞越太平洋,  
其中九只就要停上你的肩膀。此刻,  
灯笼花红得羞涩,斑竹绿得谦逊,

纷纷露出薄暮时分的静寂与迟顿  
电梯公寓红一块紫一块的窗户  
像我的老年斑一样凸现了出来  
稍远一些的地方,略显幽暗,但  
仍有一丝光透过城市的缝隙  
照在五彩缤纷的路到我后半生的路上

与友人书——致杨然

你说要寄东西给我,但没确切地址  
其实你不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  
居无定所,如果你确实要寄  
只要不寄给春风,任何地址都是对的  
要是加急,可寄给我的崎岖或山林  
也可寄给我的月光、白鹿和任意一场雪

你寄的东西我肯定都会喜欢  
若能顺便寄点炊烟、竹麻、晨曦  
或者鸟啼,那就更合我意了  
但不能寄悬崖、迷雾,更不能  
寄枯井和断壁,我已到了暮年  
实在不敢确信,自己还能有多大的  
承受力,这一点你是理解的

眼看就立夏了,我的春天也很快要  
让出去,即便如此,我仍会挑选一个  
既能悲欣也能进退的地方,享用你的  
礼物,但我已是局外人,心远地偏  
除对你说声谢谢,也没什么好还礼的  
只能争取在顺风的时候来看你  
顺便也看看你的南山

王洪的马拉松

这就是你的马拉松——  
环湖。绕着湖面的波纹,一圈一圈

紫薇正在搭建一个音乐的凯旋门。  
一只本地画眉鸟作为临时替补,  
与木笛互相问答。朋友——  
请记得用音孔的专列,运走这紫薇,  
这斑竹,这灯笼花和画眉鸟;  
请记得用尺八  
把它们吹奏给与我睽违的鼓浪屿。

若尔盖

你弹了几首名曲,半即兴。又弹了  
一首心曲,即兴。  
在半即兴与即兴之间,  
隔着一座昨天下午的鹧鸪山,  
而在羊角花丛里面,又藏着一直通  
即兴的隧道。当你收起琵琶,  
露珠就从皮制琴囊上滑落。露珠,  
白河,黑河,收到了同一封密件  
——加入黄河的喋喋!这个时候,  
所有星星突然低于并略大于  
核桃,北斗用银勺子从黄河舀起了一  
大把没有听过瘾的耳朵。  
最尖的一只耳朵乃是月亮的倒影,  
这倒影加盖了波浪的暗花。岸边,  
几棵沙棘在与寒气的谈判中  
不断收缩,它们羞愧于既不能留下  
黄河,又不能割赠草原。  
也无妨,我们已经确信——  
如果沙棘办不到,就寄望于音乐。

半山观

半山观四周流淌着好几重竹林,  
几只麻雀在尖叶上下冲浪。野生的  
黄葛树、桉树和洗手果树塔建成  
一座跨海大桥。那只松鼠  
借了豹子胆,越跳越近。  
它觑见了五位来客,不再跳出  
洗手果树的价值观。主人早已横放了一  
根竹竿,让洗手果树的远枝连通了  
房顶。可是——  
那只松鼠放弃了人类的棒子和  
核桃。它不愿成为他们的关系户,  
那根竹竿也难以派生出他们  
想要的浮槎。在两种价值观之间,  
海面变得越来越宽!六只茶盏  
还冒着热气,主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跟时光兜圈子

这种奔跑与远方无关。有人半路上  
撞见自己的另一面,有人偶遇逝去的  
青春,最先冲出底线的,已经拿到了  
如意算盘,跑到最后的  
也越来越接近自己的小心思

从宁院出来,你几步就落在时间后面  
忽而看路,忽而拈花,忽而伸手摸摸  
秃顶上的阳光,有时身体已跑出老远  
心还在树荫下乘凉,你好像并不  
特别在意是跟风月跑,还是跟江山跑  
就这样似是而非地跑着,有时比花开  
快一点,有时又比落叶慢一点  
只是马拉松的里程太长,不知还要  
跑多少空路,才能抵达你的漫无目的  
琵琶行——给罗韵兼致宁院茶舍

一个休止符,就是一个陷阱  
最初的造琴者,预设了深渊和飞瀑  
每根弦,都成了音符要走的钢丝  
嘈嘈切切间,何人能分辨那些琴弦  
哪根是水路,哪根是旱路  
抚琴者,必须找到其中最宽阔的一根  
才能穿越她的千山万水

当我跟着这个在琴弦上苦行多年的人  
抵达她的琴声时,所有的音符已先于  
我的脚步离开了琴,当最后一丝回响  
越过宁院高高的院墙和夜色,我发现  
世间最痛苦的,并不是一个音符的  
消失,而是它的余音,足以让人  
迷失方向